



一本书，一盏茶，在别人的故事中唏嘘

守护自己内心的淡定优雅

# 做世间淡定优雅的女子

吕夏乔

著

真正的淡定优雅，  
是一种阅历的沉淀，是历经岁月磨砺，  
阅尽人世冷暖后，内心依然自信淡然。

做世间淡定优雅的女子

吕夏乔——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世间淡定优雅的女子 / 吕夏乔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221-14623-6

I . ①做… II . ①吕…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0628 号

## 做世间淡定优雅的女子

吕夏乔 著

---

出版人	苏桦
总策划	陈继光
责任编辑	潘媛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三河市宇通印刷有限公司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邮编: 065200)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4623-6
定 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策划部 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316-3656361

# 目录

108	087	064	043	022	001
阮玲玉： 最悲伤的角色是她自己	胡蝶： 世事予以苦痛，她报之以梨涡	陆小曼： 她被世人误解太深	林徽因： 别样才女，别样人生	张幼仪： 不只是诗人前妻	张爱玲： 倾一座城，爱一个人

孟小冬：

惊才绝艳女老生

唐瑛：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萧红：

苦难中开出的花朵

凌叔华：

她的人生原本可以更好

张允和：

人间装点自由他

228

208

187

165

149

129

民国女权第一人

吕碧城：

盛爱颐：

永不落幕的豪门传奇

小凤仙：

八大胡同飞出的侠妓

于凤至：  
为了爱，她枯等一生

289

269

249

张爱玲：  
倾一座城，爱一个人

深夜不睡，翻出一本诗册，随便打开一页，看到一首两汉古诗《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门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诗里因月光而起的相思与愁绪，清清明明的，连那个被记挂着的人的身影，也朗朗地立在眼前。

不知怎的，突然就想起张爱玲，想起张爱玲的月光——洒满童年时上海没落贵族宅邸空旷花园里清冷的月光，被父亲监禁时

家里楼板上带着杀机的蓝色月光，漏进开纳公寓破旧简陋窗户里薄情的月光，漫天战火之际躲进香港大学里惊魂未定的月光，辗转流徙于美国各色旅馆里孤寂的月光——终究都逃不出“凄凉”二字。

一如她的一生。

## 原罪、宿命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上海。

在那一天，以一个寻常上海市民的眼，看张爱玲的出生，只不过意味着，上海公共租界西区麦根路上那一幢府邸里的显赫张家喜获千金。对小八卦并不长情的人们，在彻底忘记这件事情之前，至多会猜测一下：这个姑娘有没有早早被订下一门亲事，许给某个高官要员做儿媳妇？

而当我们站在比张爱玲人生终点还要远的现在，再去看她的出生，大概说出“一个天才的横空出世”这样的句子也不为过。

这就是时间的奇妙之所在。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同治十年进士出身，最高官品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张佩纶与张之洞、陈宝琛等结成派系，组成著名的“前清流”（或称“北派清流”），以清议时政、弹劾权贵、抵抗外侮为己任。作为文人，张佩纶博学多才，出口成章，生平自行撰写或抄录古代名本数百种，包括作品集《涧于集》《涧于日记》。张佩纶有着令人

称羡的丰富藏书，并将自己的藏书书目编纂成为《管斋书目》《丰润张氏书目》等。

张爱玲的祖母，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可惜的是，张爱玲出生的时候，她的祖父母早已双双去世，但张爱玲骨血里的那种别人模仿不来的贵族气质，却也来自于这两位亲人。

原本以为，年幼的张爱玲，在还需要父母讲故事哄睡觉的年纪里，大概也常常倚在母亲怀里，听着祖父母的故事睡去。然而事实上，父母亲从不主动向张爱玲姐弟俩讲祖父和祖母的故事，当张爱玲向父亲问起时，父亲也是悻悻地，把祖父的书丢给张爱玲，说：“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所以，张爱玲的“寻根”，都带着些探索与挖掘的精神。

张爱玲第一次知道祖父的名字时，已经是住读的女学生了。一次回家，弟弟张子静“仿佛抢到一条独家新闻似的，故作不经意地告诉”张爱玲说：“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张爱玲回问：“是哪个佩？哪个纶？”

弟弟答：“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而关于祖父的大概生平，祖父的际遇，张爱玲最初是在小说《孽海花》里得到的。那部小说里，影射祖父的人，叫作“庄仑樵”。

再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大概是姑姑耐不住张爱玲的软磨硬泡，才零零碎碎地讲了一些。她就是这样，东拼一点，西凑一点，得来祖父祖母的过去。

祖母嫁给祖父的时候，不过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尚待字闺

中，而那一年，祖父年届四十，已经娶过两次妻，仕途失意，寄于李鸿章家做幕僚而已。但李鸿章爱才，早已顾不得二人地位、处境、婚史、年纪的差距，一力促成了这门亲事。祖父祖母也是郎有情妾有意，很快便结为了夫妇。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逸事一桩了，不少史书对这段故事都有记载，甚至不乏调笑的笔触，如刘体智《异辞录》里说：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按：此处老女系指李鸿章女儿在当时已算是老姑娘了；幼樵是张佩纶的字；辞西席，就东床，是指张佩纶做幕僚时，是住在西厢的客房，娶了李家女儿后，自然搬到东厢主人的房间了。）

张佩纶与李菊耦生下了一子一女，儿子张志沂，女儿张茂渊。

张志沂，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终日沉迷于嫖妓、赌博、抽大烟。他的人生，似乎除了娶了黄素琼这个虽然裹了小脚却终身向往自由的女人、生了民国一代才女张爱玲之外，再无其他可圈可点之处。

如果说没有亲眼见到大清覆灭便去世的张佩纶是不折不扣的旧人，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是毫无历史负担的新人，那么，生于晚清、长于民国的张志沂，正是处在时代夹缝中的那一代，人已经站在了新时代，可身和心却依然是旧的。

张志沂受了扎实的国学启蒙教育，可清廷却于1906年废止了科举，上书请求废止科举的大臣之一，是他父亲的昔年同僚张之洞；他有极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可偏偏明媒正娶来

的发妻非但不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一套，反而对丈夫十分厌恶，甚至不惜撇下一对尚未成年的儿女远赴英国游学，直至最后与他离婚；为了维护自己的家长权威，他对女儿张爱玲动用暴力，可女儿宁愿投奔生活上捉襟见肘的母亲，也要逃离他的掌控。这些就是他一生失意的原因。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也是出身名门，她的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与李鸿章过从甚密；父亲是广西盐法道黄宗炎，不幸刚过而立之年便死在广西任上。黄素琼因是黄宗炎的遗腹子，且是庶出，因而并未像其他大家闺秀一样，有幸福的童年，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她叛逆的性格。

黄素琼嫁给张志沂后，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像黄素琼这样，拥有新潮的思想，骨子里十分叛逆的女人，对于另一半的期许是，在外铁骨铮铮，对爱人无限温柔；既会制造浪漫，还能承担起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得有真才实学，还要有上进心。她受不了丈夫身上纨绔子弟的恶习，更无法忍受他在外另辟小公馆续娶姨太太，最重要的，是对丈夫的不学无术终日游荡心怀极大的不满。

1924年，张志沂的妹妹，也就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去英国留学，黄素琼正好以妹妹出国在外需要有人陪读为由远赴欧洲。出国前，黄素琼改名为黄逸梵。那一年，张爱玲4岁，她的弟弟张子静3岁。4年后，黄逸梵与张志沂离婚。事实上，从第一次出国开始，直到死去，黄逸梵一直都在漂泊，以变卖从娘家带出来的古董为生。

张志沂离婚后，生活按部就班，他又娶了与他门当户对的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为妻。而对于张爱玲来说，她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与继母磕磕绊绊的相处。

富贵之家往往人情凉薄，张家尤其如此，这是张爱玲的原罪与宿命。出生在这样的人家，张爱玲得到的关爱少得可怜。她从小见惯了父母的争吵；小小年纪便被母亲以“游学”的名义抛下；与继母发生冲突后被父亲暴打、关禁闭；在香港上学期间，张爱玲生活困窘，好不容易得到一笔奖学金，却被母亲拿出去打麻将输个精光……张爱玲太早领教了生活的丑陋虚妄与亲情的自私虚伪，以至于她以后所有的作品中，有灯红酒绿，有声色犬马，有逢场作戏，却独独缺了两样东西：“爱”和“真心”。写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出自《天才梦》）这样的句子时，张爱玲也不过才十八九岁，能够那么漫不经心，又那么准确、暴戾甚至绝情，与其说是因为张爱玲的天才，毋宁说是由于她不幸的人生经历。

## 一朝出走，终身漂泊

于张爱玲而言，自从父母离婚父亲续娶后，给她的整个生命与往后的生活着上最初淡漠色彩的那个家，便只是她父亲的家，再不是她自己的：“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孙用蕃待人刻薄尖酸，但她不像张爱玲的生母黄素琼总是向

往外面的世界。她把自己的尖酸都用在经营与张志沂共同组成的新家上。这一点，倒是深得张爱玲父亲的欢喜。

张爱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因为继母的到来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其实，张爱玲与张志沂之间，也曾有过父女欢愉的相处时光，他教她写旧诗，她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习作念给他听。那回忆中仅有的一点欢愉，因了父亲为维护继母而对她的暴打，终于被消磨殆尽。

那时，张爱玲的母亲再次从国外回来，母女之间久别重逢之后的相互珍惜，在父亲看来特别刺眼。多年来，女儿几乎是由他一手照顾成人的，他供她吃、供她穿、帮她请私塾、送她去学校，而这养育之恩却敌不过她母亲蜻蜓点水般的看顾。

父亲生着闷气，张爱玲却在这时候提出了出国留学的请求。母亲抛家弃子出国游学，早已是父亲心底的雷区，张爱玲这时候提出留学，使父亲的闷气转为暴怒，他认为，张爱玲出国留学的想法，一定是她的母亲撺掇的。这时候，继母在一旁帮腔道：“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张爱玲留学的念头被阻断，父女之间的嫌隙，也已经开始表面化了。

她与父亲的彻底决裂，是之后不久，张爱玲去母亲与姑姑的家里小住一段时间之后。张爱玲在《私语》里，对这段往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挨打之后，张爱玲被关了禁闭，父亲甚至扬言要拿手枪打死她；她在这期间拉痢疾，父亲也狠心不帮她请医生，一病病了半年。一手把她带大的佣人何干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她，“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可张爱玲还是逃了，逃去了姑姑与母亲的家。她了解自己，也了解那个家，她知道，在那个家里，她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无止境地沉沦。逃离的那一年是1938年，张爱玲18岁。父亲的暴打与禁闭，给张爱玲带来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她曾在数篇文章里写过这一件事情。

逃到母亲与姑姑那里的张爱玲，日子过得清苦，她亲眼见着母亲为了柴米油盐的开销而苦恼，被佣人服侍惯了的母亲与姑姑自己洗衣、做饭。这时候，张爱玲开始补习功课，为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做准备。第二年，张爱玲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当时，欧洲也处于战乱中，张爱

玲不得已，拿着伦敦大学的入学成绩单入了香港大学。

此后，张爱玲唯一一次踏入父亲家，是因为她想转学去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却没有学费，不得已请求父亲资助。那是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爱玲被迫从港大辍学回到上海。时隔张爱玲逃走已经四年，再见到父亲，没有道歉，没有寒暄，张爱玲说明来意，父亲爽快应许。短短的十来分钟，父女二人没再多说一句话。那是张爱玲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想来，张爱玲对父亲还是有爱的，即便那时候，那份爱稀薄到连她自己也没有察觉。父亲对她也是爱的，她大概也是知道的，否则，她不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要去求助的人仍然是自己的父亲。

他们最终和解了吗？最后一面之后，他们有想念过对方吗？他们各自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有后悔过曾经的互相伤害吗？我们不知道。只是，此后，在战火纷飞里，在辗转漂泊里，在爱情的创伤里，在异国终老的孤独里，张爱玲大概会慢慢地理解父亲，尤其是理解她十几岁时候的那个暴戾的父亲吧！也许，他那时候那么寸步不让地想要抓住自己的女儿，想要左右她的人生，也不过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一无所有吧！

## 倾城之恋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差不多已是人人知晓，可细

细咀嚼起来，仍觉得好。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从不对命运低头的骄傲女子，面对爱情时的甘愿俯身，更是张爱玲对她与胡兰成之间爱情的最好注脚：对于爱他这件事情，她始终是卑微的，对于这份卑微，她是甘之如饴的。

张爱玲认识胡兰成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了。

1942年秋天，张爱玲顺利进入圣约翰大学，但刚刚读了两个月，她便决定辍学专心写作。对于一直想要求学的张爱玲来说，这个选择无疑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彼时，她与姑姑住在爱丁顿公寓，也是因为她的许多重要作品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等都诞生在这里，爱丁顿公寓也因此成了张爱玲最有名的故居之一。

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个时期，主流文学刊物都能见到她的名字。她主要供稿的刊物有《泰晤士报》《二十世纪》《杂志》《万象》《古今》等，内容从服饰到宗教，文体从散文到小说，不一而足。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其阅历之丰、涉猎之广、见解之独到、下笔之精准，着实令人惊艳。尤其是1943年5月《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后，张爱玲这个名字可谓一炮而红。

这时候，张爱玲爱情传奇里的主角——胡兰成登场了，而这场缘分的起因，是张爱玲发表在《天地》月刊上的小说《封锁》。那是1943年12月，胡兰成翻阅《天地》月刊时，看到了张爱玲的《封锁》，起初是漫不经心地看，看了才不过一两节，胡兰成便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读至最后竟然生出爱不释手之感，

复又读了好几遍。

对于这场因张爱玲的文字而起的相识，胡兰成后来写：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文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知与我何干。

胡兰成对张爱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好寄给他刊物的是《天地》月刊的主编苏青本人，于是，通过苏青，胡兰成得到了张爱玲的住址。

第一次去寻张爱玲，胡兰成吃了闭门羹。张爱玲拒绝见他的理由，听起来有点任性和孩子气：因为胡兰成没带名片。但那正是张爱玲真实的一面，在不认识他之前，她是骄傲的。但她的骄傲又是脆弱的、善变的、不可捉摸的，倘若她一意骄傲下去，坚持不见他，那么，之后便不会深陷于胡兰成带给她的那场情劫，她的人生或许会平淡很多，同样也会容易很多。

可张爱玲隔日便给胡兰成打了电话，约了时间地点，去拜访胡兰成。那一面，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别人谈文学、论世事、讲经历，都是两个人轮番地来，先是你讲他听，尔后他讲你听，而